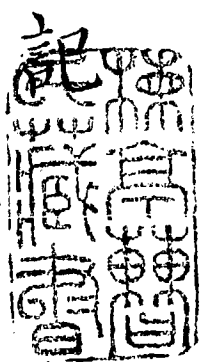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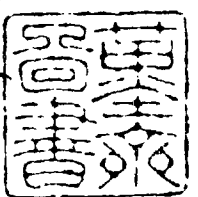


牧萊脞語二稟卷三



茶陵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譚

以則

伯可輯

趙忠肅公畫像記

余挾冊溪上安成周兄敏則出示畫軸野服魏冠意
度蒼兀髯奚捧匣磬折躡後皜皜乎木可尚疑為午
橋裴晉公責語半百字盤蛟蛇義勁詞嚴忠貞貫石
稜稜乎不可犯疑為太師顏魯公斂衽物色乃趙公
忠肅之筆之像也余生後嘉定辛巳中營星殞年凡
三十一苦欠拜牀下先叔父山泉躡履烏東閣講聞

英槩鏗錡穹壤一點精靈散大空間迨今尚疑耿耿
騎箕尾駕汗漫今生世又四十九乃獲拜公毫楮間
噫公今遺人閒世八十年矣方擬留鎮書帷時一出
示威懾強虺如黑王相公止兒啼周兄力斬所愛且
言吾歲吾心求之渝曲蕭氏將歸公後人平遠公矧
敢逸盍爲我記余曰人各有所愛惟無所愛而愛者
爲真且篤父母乳哺之恩嬰兒愛之塗之人則否忠
臣豪士何預人事捐軀爲世用未必人人乳哺之也
委巷糾屨士抵掌稱譽不脫吻至涕唾奸儉直糞虻
等真若兒童談劉曹勝負嗚呼其人賢不肖何如也

蓋世嘗有愛其人生而像事之者矣蜀人於文定是
也吾羨之又愛其人死而像敬之者矣坡翁於西平
是也吾怪之愛一也羨而復怪何也蜀人於文定有
所私而愛之也坡翁於西平無所私而亦愛之也異
時朱里真末裔折北不支挾殘喘蠶食荆漢公乘障
俠溝而廢如老罷當道臥獬犬震鱗豈敢越奕世勲
名似西平風流道德溟滓然文定而弟之也生以忠
淑身死以忠傳子孫今持公事語人人識與不識爭
愛公蓋多於後人之愛也後人之愛情也私也舉天
下之人皆愛理也公也周兄寶此軸不公於人而直

私於公之後之人則有說天下愛公秉彝好德之良心也後人愛公思其笑語之至性也試緹襲獻故府吾意雲仍家廟瞻拜退拂拭手澤若新愛之敬之不啻淚中書石寶衛公故物其喜又何如也於其行就書以記公長沙人名在天下功在史冊至靈光往來則耿耿在天地間疑尚未忘世遂系以詩而尾其韻曰 麾戈可指日挽彊可穿石至人一掬忠臥護敢荐食炯其凌煙姿擘華餘掌跡小星本微垣遊戲假龜息魯豕重人間淮海水應立

李氏槐庭記

萬形皆天也木何植而根也鳥何翔而翼也泳何鱗而觸何角也遡其初則天也凡木之生其鬯也若私其悴也若踣其扶踈而偃蹇也若固芽者拊者擁腫夭闕者方且爲形化方且爲氣絪方生方死而不知其所爲使皆自然而然而何獨物也空桑而相也神元而帝也史見北抑何神且譎也凡事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皆自然也此天說也是故至人藏乎天者也凡人握乎天者也藏者本天理以全之不強其盛而自盛握者逆天理而求之強其盛而未必盛也吾因是神原心之槐而知其初果天也是槐也原心

嘗諗余曰吾耳授先君子繇端平丙申天誕降嘉種而培之也吾與原心通姻譜四世原心祖母吾老姑也其母又吾姑也後原心女兒歸吾吾以女妻其姪歲時寒溫相勞苦數擊鮮吾生後丙申十六禩原心生也又後吾其得於天者吾不知也雖原心亦不知也而吾自燥髮與原心弟兄間游戲樹陰雙根峙立童童如車蓋桃簞迎風筐牀餞月棊酒唸唱握手出肺肝嘯傲其下若焉忘世蔽蒂繡摻環城闐巋若靈光凡厥先天兩易種于茲邑者吾固知其必然無誕也今試與原心策款段步略杓歷覽郊墟梓弋而輪

輿也栢斲而閔宮也桐焦而琴瑟也以至關相之竹

而篳帚也

關相之竹見白居易養竹記

靈城之柳而薪櫛也

張舜民詩

靈州城下千株柳

又其不幸草堂之楠

見杜

而拔於

風雨也匠石所顧征戍所臨旦操斧入林暮悉空之

彌數亘谷童而不蘖今尚有得全其天如是槐者乎

尚有善藏其天如是槐主人者乎今夫物寄根於地

唯槐獨也常青青人寄傲於物唯原心主是槐獨也

存彼亦一天也此亦一天也吾固知其保而藏之者

或然或不然也物惟本乎天則全全則羨羨則妒與

爭或踵其後世有顧琅琊之柳泫然流涕者又有私

平泉之草木覩縷誓其子若孫者人固不免寓情於物然也其天者摠而不藏後何如也原心涉世老念先世手澤寶護是愧拂拭北湖大扁臨本諗湖海士保而全全而詠歌若人與木雖未爲世所材終日相對依濃蔭發幽光各全吾天而無憾彼輦路楓宸王氏之三直券內又何羨吾因是神原心愧庭之說而且有望也書壁以記

野航齋記

滄江之濱平沙渺瀰斷岸岌業艣音鳴鶴檣影搏烏萬舸爭風一蓬攤雨濤濺石舐榻首鯨宮乃有儉父

漁翁縈廻浦激捲緡曝網問酒攜魚一葉輕舸空橫柳下微風時過自止自浮環顧龍驤萬斛之舟溺焉拉焉而吾扁舟臥波悠悠野水正自無恙雖然此野航之真趣也余季濟甫抱濟川之志袖手不一試洒掃靜室廣深踰丈爲吟嘯之所扁曰野航余閒與客造門睨而視之問其橈月則無篙也問其駕風則無帆也問其出入雲濤撥轉關捩則又無萬鈞之柁也翼焉無檝繫焉無杙牽焉無綽柁焉無碇載物焉無艣無簾前圖後史瀟然蓬戶而奚江渚之思季曰吾涉世多矣自束髮來泛憂患之溟海渡繇役之長川

寒蓑飢笠延緣葦間僅達建德之國冷眼閑窩卸門
戶之桎梏了婚嫁之羈銜驚魂猶未定回念疇昔石
壕酷吏徵呼叫囂尚猶五湖七澤棟風梅雨洶洶乎
驚濤之拍枕也琴弟梅兄千支萬撐體劬膚瘁尚猶
橈工掉夫殫力維拄翩然攸濟而免蛟鱓之垂涎吞
也晴簷月榭禽韻花明時復推敲嘲弄以暢智懷之
隗磊尚猶蓼洲蘆嶼殘月曉風鳴榔擢謳徜徉而紆
徐也今夫棊之勝負棊外之人知之而圍棊者不知
也舟之安危舟外之人知之而操舟者不知也向吾
泛舟江上堅其篙張其帆握其柁檝而翼棹而繫繚

而牽碇而柅艖與輦而載履薄臨深罔知攸濟天不
憖于一老登江臯步平地目不暝烟雲之候耳不駭
灘瀧之聲一葦孤航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力
稍甦乃鼓枻泮水泳聖涯相從問文墨爲樂沿斷港
絕潢將汜於海客睨吾野航之子虛烏有不知吾非
野而野非航而航蓋隨寓而隨樂也客乃肘余攝衽
遜謝爲濟甫第出險賀洗盞更酌左持湓浦之蟹右
薦吳淞之鱸扣舷兮歌歎乃相與枕藉乎其中空明
縹緲杳不知竟泊何許無何客去我醉欲眠一線斜
陽零亂牕隔起視余身乃臥野航蓬牕之底

霞峯堂記

峯以霞名何余少作勞戴星過田陌俯仰碧宙聞晴
景張空彤光如射秀巒拔地翠色堪餐意狀瑰奇應
接不暇夕歸臥牛背亦不減朝來爽氣疑世間奇觀
粹此閱圖謀知祝融奇峯七十二其一以紫霞名徑
趨往觀天風浙瀝達蘚捫參海角烟冥平岡杳靄少
焉踰烏騰翥絳綃簇空俯覽岱嵩歷歷可數步出賓
日亭回盼曉霞則淡然且白而林景亦迥別乃知向
之所觀未奇也歸又緡里經登載雲陽奇峯七十一
其一以碧霞名復喜而往觀斜影挂簷林松搖暝赤
赭微縷孤鶩齊飛俄頃金輪一搭潛影若英濃靄愁
嵐幪冪山頂行山徑未及半仰探暮霞則黝然皆黑
遊目衆山皆不可復識乃知前之奇尚未盡也天下
之奇無窮而觀亦無窮霞何凝而明峯何矗而峙朝
何噓而白暮何幻而黑謂無所麗邪則月無光日爲
之光凡氣之在太空者皆然非但霞與峯爲然也謂
有所麗邪則乍明乍闇乍媿乍妍千形萬譎漫莫詰
其所以然而然也氣缺然大虛升降飛揚吾亦不知
其何使而然也朝而瞻暮而眺第見日影當空炳爲
抱珥繚爲虹霓絢爲五色瑞雲而山河燦乎其清明

日影藏空晦爲雲霧雨爲塵土鬱爲霾風暗雨而山河黯乎其慘淡炯焉而散綺也倏焉而蜃樓也又劃焉而曉山碧暮山紫也是必有所掩映而然也霞非自鮮麗日而鮮峯非自媚麗日而媚鮮也而或淡以黯媚也而或詭以異隨日升降而景不同也史謂蕭曹依漢日之末光依光云者卽吾所謂霞與峯之麗於日者也從子禹翁灌園東偏水石花草粲粲羅目蝸角一室扁曰霞峯其將朝祝融而暮雲陽者乎之二者皆外也異時乃祖山泉叔父宦行都導天步登泰壇皎如紅霞捧日在天奉玉鳥歸橋山黯焉斷霞

明入地下其進退有法其卷舒有道揚休山立又如高山喬嶽蓄爲雲雨斂爲巖壑了不見其迹此固非霞之霞非峯之峯爛晴錦而列翠屏晦冥變化隨日升降可觀可玩而可以遊心者吾然後退思向之耕田舍登祝融陟雲陽奇觀皆未盡也客及門觀禹翁霞峯之竒有問余者曰作麼觀曰如是如是

問月堂記

問月異已世言須彌隔大地入海水八萬由旬出地上八萬由旬日月隱見山上其月廣四十一由旬有風吹輪行空瓊樓玉宇浩莫可量脩以八萬二千戶

其中又有若蟾若兔若綵鸞素姬往來是閒俯瞰山河野馬也棘端也於人螳螂也畸人墨客偶一艷焉於其心卽撫缶歌嗚嗚凭闌拍几瞠目碧落跳跟叫號叩廣寒而呼素娥不但君家一宮錦袍老仙然竊怪雞彈剖後迄今數千年問者幾應者曾有幾月行空亦何與人事地下臣全眇焉蟣蝨引吭疾呼吻燥脣焦較之泰山聞雷殷殷聲若嬰兒者何似梯兮匪周橋兮匪羅安得躍身徑造閻扶樹側徙倚清虛府攜手雲階一捋隗磊不平之鳴其問也奚達其待問也奚以處齧缺問王倪四問四不知月固宜如倪也

吾里月江據江湖要會夷涂方軌有溪流濼濼如縈練每月影過之泠然可掬東西冠蓋蚤午曾微停杯一問廬陵李兄仲質父子垂帳溪上三十年又卜一大沼鏡奩澄淨鎔月如鑄構亭沼畔曰問月恍若身坐影娥池將脩君家故事問之又將館四方遊子故人相與共問幾天乎問月奇趣也趣奇問亦奇古今問類非富貴家者流多出襟懷慷慨之士高門甲第志雄意滿乘興起舞翫天柱觀廣陵登庾樓翻霓裳之舊曲翦綠羅之新衣方且與月姊素娥詩酒莫逆奚問爲其閒擔簦牢愁彈鋏悲壯悵離合之無常悼

圓缺其不偶徘徊叱咤裂皆填曾惘惘然有可憐色而後乃欲駕天風餐沆瀣舉酒邀嬋娟嘖嘖曰問曰問吾謂問不可已也而亦似有不獲已者也仲質起自問且與衆問意良苦免疑鶴髮蟾戀貂裘月亦豈無動於心者其必有以處子矣歸亟圖之風櫺露牖夜水明樓取不盡用不竭吾將屬耳仲質所以問月所以答

循善齋記

道有級學有序用工有規程躡等而求進者曰摠依違而不進者曰畫摠戕其天者也畫弃其天者也戕其天則勉彊而靡成摠其天則遷延而奚益鳥引吭而啄也物滿咽徐徐則下驟則吐士繇粵適燕立爲程度日行百里計月或可至若忼悒郵堠則曳尾塗中竟皓首弗能達鳥之引而吐也猶問學之摠者也士適燕而或不能達猶問學之畫者也孩提之童生而免父母之懷曾中空洞無一物而欲貯之以易詩禮樂之書博之以皇王帝霸之故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又其極也則欲參之以天文地理人事之變此雖假以神人日鑿其曾聰明十倍義理文辭浩如烟海政自無下手并包處學者用工歷歷自有矩度用

志不可過卑用力不必過高以志趣求聖賢故無終身難造之理以分量觀聖賢亦決無一蹴頓造之功日焉鍛月焉鍊歲焉鞭辟由博學而詳說而反說約孟軻亞聖以循序進由克己而復禮而為仁顏子幾聖以循序達由志學而不惑而不踰矩孔子大聖亦以循序行吾少指之無字即效蠹蟬生死文字間首學經次史又次傳記博極百氏羣書頗諳循序三昧今老矣猶不失作識字田舍翁或閭巷間耽讀士及門問學於余余即指授此法有受者即於言下頓悟大則穎小亦不凡余姪禹翁妙齡有子神丰機警日

誦數百言掃先廬東偏擇師訓導扁其齋曰循善蓋取循循善誘意循一也而有善不善曾論循循說者謂有次序貌次序即吾之所謂不可以揠者也反是則為漢史所謂因循因循則苟且即吾之所謂不免於畫者也禹翁貪教子資于余余與禹翁肺腑起在此敢勤子至他人第以余之說反復紬繹於善不善之間式誨爾子某年學某事某年成某事立之規矩以引其機責之工程以限其進勿揠勿畫他日趨庭俊茂傑特綽有高曾丰度則余循序之說驗於人者又將驗於子余說已猶未竟余居鄉見有好功名者

流愛其子幼而穎口授六經計誦日數千言俾試童子科踰數歲復挑之恍然一字不出諸口又有光門庭者流貫千金聘師訓子朝夕挾冊吾伊功程無考荏苒且壯壯且老傾寫習次漠無寸墨故好功名者摠而不循序者也光門庭者畫而姑循習者也禹翁教子決非若輩等循循而升他日豈無問教法於余者而問於子禹翁名椿老攢撫叔父山泉翁遺文刊以行世克紹其學云

心遠亭記

六經言心不以遠柴桑翁突出義熙脫落王何輩虛誕窠臼蕭然象外以理自輔創言心遠幾經乎是身如椰子大一點靈臺近隔膚膜熒_二爍_二凝而冰也焦而火也淵焉淪而天焉飛也型圈不能拘銜轡不能束紉絙不能繫而縛果且有遠乎哉坐忘者流何逐鹿而不見泰山也果且無遠乎哉坐馳者流又何神遊而頃刻八極也吾蓄此疑久每虛左揖江湖騷人居上座輒持陶語問渠漫莫詰其故邑子汝錫弱冠耽經史築亭倚市衢前壓池水如鏡時花卉濯石蒲欠伸挹雲山時鬱_二有爽氣取陶語扁曰心遠實余記子於余同姓也而居近市夫何遠之有凡心言

遠亦自別有奇趣非搖_二若風中蠶而莫之測也非
泠然御風遊汗漫若禦寇也又非若穆滿馳八駿朝
瑤池而夕玄圃也心活物也活則動_二則必有所著
著於藝則藝著於道則道各隨所得淺深而遠近如
之嵇康之好鍛也信都芳之研曆也楮無量之刻意
墳典也鍾過之而不禮雷賦之而不聞平湖之龍鄰
之而不觀或者訝而異之且仇之蓋其心著於彼如
蛛絲縈如蝸甲化敵面而蓬蒿遙也子不鍛不曆乃
獨嗜墳典猶褚然垂精黃卷甚有樂地穹遠爲天計
左旋一晝夜天周行九十餘萬里若子宣夜周髀旁

魄搜羅章部紀元消息盈虛固宛_二羅曾坐可致也
遼遠爲地疇昔章亥所步東西二億二萬三千五百
里七十五步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若子山圖水記歷落在眼縱橫廣袤縷脉分繡固可
聚米而腹畫也荒遠爲人聞世繇混沌起天皇攝提
紀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元會運世皇
王帝霸不知變更凡幾若子圖謀紀傳融會包越又
皆如身親揖讓其間者也遠不在遠其遠在心心不
在遠其遠在書下帷且誦聚螢且照吾伊點勘曾臆
吐吞千奇萬謫狀應接且不暇環子斯亭雖車轍馬

迹彈弦跼躑夔吾藩闕吾門正自何與吾事漢人云
君子之學著乎心晉人云會心處不在遠由漢人說
知心不知遠由晉人說知遠不知心之所以遠柴桑
翁度越晉漢一言半語動中肯綮移居賦詩賞奇文
析疑義且悽二停雲之思陶之問學講習心遠正在
此世有不達其說頽焉杳焉聽其所止而休焉吾懼
老莊之遠爲清虛瞿曇之遠爲寂滅乘虛而入將有
墮野狐精者而聖門心學荒矣子業儒知遠味故余
樂爲子談遠義試與子登斯亭隱几寐目門如市心
如水須臾去書冊方寸亦自無頓放處遠不遠未論

也子質諸余二質諸陶二如有知又起與子還質諸
經

觀遠樓記

友人段翔叔踞鶴臯瞰鹿町斲屋數椽樓居突兀閒
泛湘問名平遠趙公榜曰觀遠客聞遠義佻儻而記
曰子觀奚自子其搜登泉屨探禹穴攀劒閣殫朱方
誼麗之閔者乎其揚帆東海鼓柁淮泗訪安期於蓬
萊而肄業鄒嶧之郊者乎又其擊筑易水之上呼鷹
金臺之旁射轍駭銜徐吟緩策些英豪而諏虞初者
乎撰書冊戒行李問道所由方當攜朋邀侶供帳祖

餞於長亭外翔叔曰子非吾安知吾之觀吾居山徑
春鬢如濃秋鏤如削蘼蕪泣露燕麥搖風蔚焉而鷓
鶴翔本音叨與焉而麇狄躍詭焉而蛙謹蟬嘒朝華
夕秀譎狀瑰形耳剝目覷應接且不暇故觀以內凡
席而嵩華也翳林而濠濮也遠猶近也觀以外面對
而九嶷隔也鹿逐而太山不見也近亦遠也景無遠
近觀者自別觀無遠近識者自知隱林是間颺茶烟
唱酒籌左圖右史日與幽人勝士拍闌干兮呼鷗鷺
將臥餘子樓下呼吸之氣想通帝座回視世間賈胡
傖父風巾雨笠鹽車折播竿摧途窮且慟岐分且泣
吾乃今頽然嗒然於安樂之窩傲睨若輩直不過紛
蟻蠓而壓蝨蚋也客憮然而驚曰子作如是觀請書
以記遠哉觀乎

腰陂祖塋祀田記

吳楚間甲氏多營墓田吾族世籍東山亢宗相雄長
異時析財別居割上腴歲時帥子孫掃玄堂歲祀甚
至結茅廬墓左或祝僧髮延方外士廩祀而尸祝之
不忍以縶縶立隴付草間翁仲雖匪三代彝制意良
厚三代士有田則祭無則薦其祭也家而不墓二祭
昉秦漢近代益侈獨恨廬墓典禮今人大不及古古

有囊土築墳偃廬柴毀依依不忍離去者有惡鄉人
裸袒重貲市墓前田農月束帶耕墾者嗟夫子孫於
其先同一氣也家焉祭墓焉廬炳蕭沃醑皆求諸幽
以與是氣接也瀧江祖阡歐公僅一至慕頤宮師新
塋蘇長公老死竟不獲展省獨拳二郡守是託凡人
仕某客某又徭戍于某若槩律以廬墓忱難其或祭
而不克廬也廬而不克守也擇周慎者一倣漢人守
冢遺意掃隧道芟蓬藿長梧楨固俾樵兒牧豎躑躅
其上甚且來振松之鹿畀求羊之燼以妥先靈泉壤
聞其出也衣錦燎黃過家上冢以爲榮其居也杏錫

麥飯灌灑松楸以爲敬吾類庶乎其無泚故墓田其
於廬也似不逮其於祭也似豐其於愛而守也似猶
有古意雖然吾行世見恫子駿孫利佳城之蔥鬱祔
殯以驚營魄而敬讓之道衰攘百代之烝嘗鬻壤以
媒醉飽而孝思之禮缺貪權右之金帛斲棺質窆以
暴枯骹而綱常之天亡斯人也非人也天固用殄厥
世厥亦惟我高祖慶源流逸繇紹興癸丑葬腰陂傳
七世歷百一十載胤嗣日蕃以熾吾意萬無此態而
桑田海陸匪今斯今初曾大父昆弟結庵廬撥墓田
若干畝兵革擾攘庵第弗守族之長又擴核其贏增

置若干畝以若干畝廩居守者以若干畝禪歲時掌祀者於是族父兄子弟寒食炙雞清酒訖祀事剗頤以盟曰吾子孫蒙業而安其母積厲惡以墜厥宗再盟曰吾子孫旣根食實卮酒豚蹄四時伏臘祠祀以毋忘休德又盟曰宰木兮茂且蒼鬣封兮斧若堂嗟我後之人兮其無奪耕廢址以滋墳塋荆棘之荒旣盟礮石命某記之以諭來世他日接武而來拜墓下者其必動心及此奚違二華胄云

耒江李氏梅隱記

隱幽人雅士之所尚也而必與梅者何余家植

花最夥知梅最深粵從毓乾坤一根之清氣華於冬苞於春而實於夏叔杼偃蹇圓彈酸寒其行止在東閣之區其名聲在玉堂之署其丰姿在含章之宮心雖欲隱其身若有不可隱者平生勲業籍籍在人齒香沁筆硯滌詞翰者取焉南枝魁出掇科甲者取焉功成調鼎登合輔者又取焉逃名而名我隨避世而世我縻其曷克奉身而隱耒江李氏正甫宅杜祠右屋南種梅數本築亭以居將與梅偕隱平遠趙公扁其楹諸公貴人而從而黼黻之翁隱乎翁之爲隱梅知之翁知之余亦知之世或未之知也沙清水淺月

淡昏黃一掬幽情炯々在水雲之濱烟樹之杪松邊
竹外之逕官東閣而思疎籬迹玉堂而心茅舍身含
章而夢羅浮南昌遯尉之與族西湖處士之與交草
堂坡仙吟人才士之與題品此豈易與俗言世謂山
濤爲吏部而趣山林謝安爲宰相而興東山蓋似人
也若是者世亦知之乎而況材行有不掩焉者高臥
烟雲介而不可招也傲睨泉石清而不可汙也冷齧
霜雪貞而不可滌也吟嘯風月和而不可緇也蛻化
翫塵神而不可羈也介則如許由辭唐堯之讓而不
以天下爲心清則如伯夷眇蒼姬之粟而不以采薇

爲苦貞則如東郭先生指印雪中之痕而不以敗履
爲恥和則如陶彭澤盤桓乎孤松之撫而不以斲無
儲粟爲憂神則如張子房躡秦蹶項興泗上之劉而
晚從赤松子遊焉表與裏相映名與實相符視世間
富貴之脂粉朱紫之絢麗如油膩如膠漆遠之猶恐
汙人矧肯染指其間故可拜徵君之號可登逸民之
傳可旌綿上之田易曰龍德而隱者也龍行天地間
神變化水下土而棲迹品穴終不爲世羈紲天下之
隱一也貨東海之藥草紡江南之落毛沈溟鱗而羈
極羽者何限隱以天不隱以人隱以心不隱以迹務

光善卷伯成子高數子其猶龍乎身居巖谷之間名
流百世之下稜々英姿皎々素性殆與梅花相伯仲
下是而爲素隱爲吏隱爲仕宦捷徑而隱啖衡岳之
芋上汾陰之詩作終南山樵夫之拜聽朝雞而來山
移政不滿梅花一笑未溪之瀆蒼玉之林宛其清友
媿此逸人翁爲梅乎梅爲翁乎其將皆古隱君子乎
吾方當招朋命侶婆婆其下烟梢雪榦水影月香二
妙可人兩々相比了不知世間隱趣復有釣隱樵隱
山林塵市大小之隱

瞻岬堂記

瞻岬堂者吾姪禹翁爲母作也禹翁念母孝謹卜塋
新塘之坪竣事復廬墓左將歲時奉麥飯洒松楸去
則假人居守其虔恪有甚於生者榜曰瞻岬人孰無
所瞻也瞻宗廟者思盡其敬瞻闕庭者思竭其忠瞻
邊疆者思賈其勇瞻一也瞻則觸々則思至於親豈
以瞻不瞻而遂增損於其間父天也母地也凡目之
所注心之所倚曷嘗不瞻天地而況於吾親々者吾
身之所自出也吾身存猶吾親存瞻吾身猶瞻吾親
一弓之岬惡乎瞻惡乎不瞻舜見羹墻仁傑顧白雲
以理評之特偶然之遇耳而非盡其真也若以所遇

者爲盡假設羹墻卞徹白雲卞散吾無所瞻吾遂忘其親乎吾少也疇鞠吾壯也疇訓吾婚且娶而種子若孫也又疇爲之綱紀吾身之所出未論也米可負絲可戲雞鳴可盥漱猶恐不足盡其情北山刺宗周之勞陟岵悼魏國之苦局於役也范滂憤黨錮之別歐陽詹辭京師之行局於事也王陵不顧伏劍之慘溫嶠不牽絕裾之愛局於世也吾幸無所局得老牖下奉滫瀡供甘旨儻全一日之生卽完一日之瞻而柰何驟裹隴上之竹化原閒之草乎此殆有欲瞻而不忍於瞻者也梧風墮雨薤露松霜追念平生浪浪笑語空閨冷闥渺不可尋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回瞻房奩滿目悲境乃營而墓乃構而廬出必謁瞻也歸必告亦瞻也奠於原瞻也祀於家亦瞻也宇宙或磨瞻不可磨丘陵或改瞻不可改刻木如丁蘭拜像如日殫其所瞻又有切於此不甚於此乎此山之草也此岵且然況於他又何隨寓而瞻者枕焉瞻則何脩而爲黃香之扇竹焉瞻則何脩而爲孟宗之泣魚焉瞻則何脩而爲姜詩之投橘焉瞻則何脩而爲陸績之懷蒲萄焉瞻則何脩而爲叔達之遺無乎不瞻亦無乎不親之思也詩有之靡瞻匪母豈但此

竹隱記

凡物皆可寄吾隱矣獨羨竹余初按譜移植但愛其色侵書帙陰浸尊壘未悟宜隱也瀏陽柳公同叟亦愛竹將怡其天年與竹偕隱今夫雲和之篔清廟之籩汗青之簡與夫上林之籟柯亭之笛蘄陽之篋登荆貢而供世用皆非隱者之所尚也謂以醫俗隱離俗曷醫俗謂以比德隱藏德曷比德謂以治具繕爲竿楷爲筇編爲琴簪釣溪涉澗隱在趣不在具也晉林之賢七唐溪之逸六笑傲琅玕之洞遊衍篔簹之谷批糠虞唐而竊々然俎豆於其間高不可抗立不

可倚竇不可比疎不可睽真若食無肉出無車不可一日無此君其果有所託而隱乎凡託物於隱者必其才品相等意思相參全其真以逼真彼無嫌於我我亦無嫌於彼兩隱相習而不相忤也徒隱云乎哉故愛之而隱不若似之而隱愛而隱々幾形乎似而隱々幾神乎首陽之二子淇澳之武公似之而未嘗愛也渭川之戶侯山陰之王猷愛之而未能似也似而不愛人廢竹也愛而不似竹廢人也惡乎隱惡乎非隱吾見世之人踽々涼涼叢蒼官於林隈曰我松隱也鞠孤根於墻角曰我梅隱也回顧吾隱執利之

未忘垢氛之未濯松乎梅乎吾與彼邈乎不相似也
弊々焉曰隱曰隱彼固將憮然也木植物也猶之人
也賓擇主主亦擇賓人擇木木亦擇人而況於竹竹
受乾坤清勁之氣於三友中美之最全者也直似近
正節似近義圓似近智虛似近道其族列也似近礼
其爽籟也似近樂余向索隱迂園構小亭楹柱梁拱
以竹瓦甍椽榑以竹牕壁闌檻几案牀榻悉以竹又
時挾莊騷吟哦亭上吾雖愛竹猶懼其不相似而竹
或他有所擇也昔桓公問何似劉越石鬚髯眉目皆
似也而似之中乃有不似焉同叟隱者也淡乎其無

營泊乎其無欲其於竹也非但愛之式克似之仁達
爲郡泮師蓋砌竹一枝之橫出者也吾與之交知翁
之心亦知翁之所以隱嗒焉搞焉將蟬蛻焉初則假
以俱隱久則竟與俱化嬾娑碧鮮或有不知翁心而
賦招隱者則取架上周易箴蒼筤之震天山之遁訊
出處而麾之竹外曰我性欲隱卿且去

牧萊脞語二藁卷四

記

茶陵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譚

以則

伯可輯

誠貴堂記

永清張侯肖齋披橐鞬閱禮樂家儲書數萬卷暨古帖名畫鼎匱清玩之器甚富辛巳秋總戎來吾邦馘羣竊仲父山泉挈余杖策謁帳左談餘授簡屬仲父記清富軒別五年余游會侯祝融下別又十六年侯復訪余東山上從容文翰昵昵道肺肝甚樂爰罾泉井異出而同味也今年春侯過廬陵攜拾奇書攜鶴鴈

自隨歸經吾里小憩信宿且爲余言吾軒後又構堂
屋七間廣十丈袤半之將爲讀書燕閒之所標曰誠
貴子盍爲我記余謝曰山林人也安敢記余姑以聞
諸伊洛隳括數言以諭後之記者誠難言也費也而
隱微也而顯體也不貳而生也不測繇漢歷唐奄奄
搢_二乾坤戰利欲之場市井鑿澆詐之隧謾不知誠
爲何義聞撫以諮當時士噴_二曰小信曰曲謹而安
能窺其奧吾且試從肖齋睨碧天瞰厚地眇觀物表
萬古一日也萬世一朝也日月何懸而常明風雨何
化而常滋山岳何積而常峙江河又何脉而常流凡

爲禽者吾知其必羽而喙也凡爲獸者吾知其必角
而蹄也凡爲果蓏者吾知其必皮核彈丸而甘也若
是者皆真實自然無一毫之妄也故天以誠生萬物
而不知其所以生地以誠載萬物而不知其所以載
人以思誠宰萬物而不知其所以宰索之信邪而信
不足以窮無窮也探之敬邪而敬不足以盡無盡也
聖賢扶翊宇宙制御人物尚賴有此吾黨士嗜名者
貴爵祿嗜利者貴珍寶凡天所賦之理蘊方寸而載
方策涉往古而淑來今不知其爲可尊可貴百年過
化散爲游塵回視斯理乃亘萬變而不磨果孰優而

孰劣也是故濫觴於易發部於中庸寓其工於魯論
易之无妄體何慤也中庸之天道禮何深也魯論之
主忠信工力又何次第也微易其象闕微中庸其機
淺微魯論其工浩茫肖齋端居閒暇登樓抽架上書
讀數通復取三書回誦斯堂焚香默坐寸心了寂萬
景畢呈當知是身俯仰乾坤直須彌之一芥而或旋
乾關轉坤軸炯二焉不泯沒者自有真實道理行乎
其間奚外假肖齋曾次醇朴宦隱長沙三十載琴書
外別無奇好潑天緇塵略不點碗余知肖齋葆毓良
貴蓋數十倍故可語成已可語成物客或登堂參請

者問何如曰此卽涑水先生踏實地法

璇璣閣記

璇璣閣者列宿咸該焉獨筆璇璣者尊北極也天以
挾漭之氣溘埃輕浮燦銀礫炳寒芒符彩絢搖晶熒
洞射揭南北二樞以提其綱畫分壘十二以定其次
別躔宿四七以經其界其名也百一十八其積數也
七百八十三其象也有州國官宮物類合散犯守行
靡定也飛留伏逆變靡常也陵歷鬪食應靡忒也周
孔之經有其名而無其狀甘石之曆有其度而無其
氏至瞿曇氏書出直以星廣二十五由旬排比二十

八宿若瓔珞若鼎足若蝎尾各有姓字嗜好幾神乎
吾漫不可得而詰也吾且以爲宜祀邪熒惑退景公
之一言德星聚太丘之一會不祀可也吾且以爲不
必祀邪詩祭靈星騷祠太一司命祀亦可也聞常登
喬嶽訪名山剽見禮斗之壇醮星之器復纂集白離
離石上褻乎詔乎將河上翁之教乎歸而簪戴經之
幽崇周禮之兆四類亦自不免抑果荒誕淫祀而不
經者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精祲之交似與吾世吾
身隱然相關故仰則觀其象俯則禮其神堯攷中星
舜齊七政梓慎禋竈之測驗渾天周髀之步占觀甚

詳也虞禋六宗周祠司中司命禋燎牲幣之薦雲門
大磬之舞祀甚虔也觀其象以形交也外也禮其神
以心交也內也凡星大關運代之興衰次關宇宙之
休戚小關人物之賢愚脩短五老入昴開河圖之祥
見文選七曜會牽牛肇太初之盛見前漢五行志五星聚奎啓
慶曆元祐文明之運何奇也箕尾化說歲星化方朔
長庚化太白列宿而郎官少微而處士何幻也其或
不幸爲五殘爲六賊爲司詭爲天棓天鼓睽睽閃閃
奇奇怪怪彗出天船而伊洛水見後漢五行志熒惑入匏瓜
而秦中旱澍離客星出梗河而匈奴入塞見後漢五行志甚

至更生之禍也以卷舌向觀中營之隕也以赤星祖
豫州之厄也以妖宿見豫分又何談且異也窺其機
祥伺其災異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觀焉禮焉君子蓋
將儆焉立壇壝加像設若鑿井汲泉隨寓觀水非但
乞靈徼福之謂吾於青霞是閣之建蓋重有感也吾
郡青霞曩大梁饒仙故宅後立觀今千餘載東廊舊
有斗殿歲久弊且仆大德戊戌道官周德裕鄒功俊
張希源新之乃市木於鄗用工昉備而更有唐良鎮
區允文繼之復成其志於庚子冬立柱未完又二年
鄒再任暨陳天珏終其事傑閣崢嶸爲西南隅一壯

觀而又得萬戶王公顯忠暨士庶捐金命工刻像擁壁
中爲老子坐玉局授經天師像列北極其下而環以
三台四輔二十八宿十二分壑碧漢星斗羅列後先
甚盛舉也嘗記昔人登西蜀山回瞰東南諸星燦二
在下大如箕後考唐禮志設壇陛有內壇外壇三等
諸星以次列今之登閣觀星者猶登西蜀山也今之
建閣礼星者猶立壇陛也琳宮仙洞主領糜粟者何
限而青霞諸官職更三遷涉八載衡心疲力圓成是
閣超俗遠甚吾黨士晝察人事夜觀天象瞻斗牛而
挹劍氣步翼軫而捫壽星此其徑也何當倚徙閣上

拍闌干且觀且禮遂涉筆以記

梅隱記

吾邦周氏環蒲江而居莊甫又環梅而居外樸內明
泊於利澹於名而世亦莫窺其真屋角古梅蘚封苔
護蜿蟠矯躩蒼若摩訶池上之龍莊甫友之卓亭其
傍相揖遜相主賓將避世囂爲徵君處士偕梅共老
江滸且撫梅隱自號客過之亦咋舌言隱言隱而未
達其趣也余與莊甫俱類宮儒籍接席交談知莊甫
最深閒且求記故能言其趣梅至麗也不矜其麗至
清也不悶其清至癯也不易其癯材可醫世不媚於

世利可濟人不羨於人寧饕霜寧立雪寧放浪竹籬
茅舍林下水邊背春艷而不御甘與幽人伍一顯其
功於神農之藥譜再神其用於傳說之鼎羹三乃變
姓名於南昌之尉吳門之隱平生志操矯二霞外至
此遂得自白於世而其別宗橫枝者又時出神奇耀
人耳目寄消息於江南之驛動吟興於廣陵之廨索
吟笑於杜陵之簷甚至弄精魂幻瓌異於羅浮之酒
肆卒以炯炯情懷品題見知於西湖處士之門矚乎
不可以形索也朗乎不可以品徵也浩乎不可以色
香執也譬海山大士氎衲蒙頭肌體姝妙雖隨感隨

應而清淨之身湛然不動夫是之謂真隱是之謂大
隱是之謂天隱自有天地卽有隱人其志也雖同其
出處也不無小異箕山潁水并隱而不用世也磻溪商
顏索隱而或用世者也獨子房袖推沙上借箸漢帷
一旦捐帝王師徑從赤松子遊始於用世終於避世
風雷電雹之後倏斂晴空了無痕迹故善隱者莫若
子房而善爲子房之隱者莫若梅子之隱梅也梅須
子子須梅將相須於方之外醉眼昏花標致一色蓋
不知疇爲物疇爲人予何人斯亦求隱而未可隱者
也方將註聲韻方將鏤書刻方將築精舍與四方俊

秀講學續文脉一縷志願稍償卽屏弃世事撰屨泉
石追隨逸人勝士家距莊甫畏壘僅一舍造隱所席
梅下亦足以紓吾志梅隱莊甫隱古迂翁亦偕隱後
人將樹其里曰雲陽三隱

秋宇記

豫章曹元鼎曾字清灑少肄儒遊湘訪余林松下誦
其行卷號曰秋宇余始窺之或疑其結廬人境地僻
林幽門庭廣高堂戶靚邃物色是處擬扣松關呼元
鼎取折脚鐺溫文武火煑白石徐諏其故乃不陶不
琢匪木匪石在不上之里無何有之鄉金風嚴澹玉

露霏微翠岫卷雲碧天如水鷺鷥鳴月舞鶴嘹空咽
樹涼蟬淒莎寒螿譎境竒狀應接不暇又燕之以菊
井蘖之以芙蓉紉之以蘭佩回顧是身在乾坤間如
覆奩如旋磨無門無傍無町畦脩々乎茂陵立銅仙
餐夜半之沆瀣冷々乎列禦寇御風遊碧落七日而
後返渺々乎太一真人駕蓮葉舟泛銀河之滉漾惚
兮恍兮何字非秋杳兮冥兮何秋非字儿也有詩淒
其含楚客登臨之悲津也有舟浩其乘赤壁水天之
興甃也有酒泊其吸山翁登高臨遠玉液新篘之味
天邪人邪情邪境邪而吾亦不知是身定在何所蓋

天以一氣專輿萬物富貴於春炎酷於夏慄冽於冬
而獨儲兌金商矩清肅之氣散漫於秋故秋之爲字
最清子今萃秋清之氣於曾字其清又何如也桐本
無音也絃而爲琴則鏗以揚金本無銛也冶而爲劍
則犀以利物有藏其用於此而神於彼者何限子以
秋爲字得母類是子春秋尚富挾是行天地間一襟
之字在太虛中風雨不能震凌水火不能漂毀將與
大塊相終始雖歷千萬賢劫且不壞子盍寶之因其
行就書以記俾求子秋字者當求之方之外

木川藍景方學遜東魯介江湖接畛北山下而居近
市囂與薄相訐是非之塵債起樊然渚亂類膠漆泥
雖舉西風之扇不能障乃度嶺嶠徙居湘境之墨竈
扁曰遜野將佚以老或訾景方曰辭詖則遜質勝則
野遜蓋士所不獲已而野與樵夫堯子伍景方惑焉
諮於余 嘉遜且歸鄉諳野趣槃礴一軌萬物並馳
宇宙清絕處可興可觀可以全生而陶性會心者即
得之而奚必雲朋月侶勃萃山澗之犖确棲遲藤蔓
之羅絡筇焉籒焉認贅爲嫡求諸寂寞荒閑之濱然
後乃適其適鴻荒浩古標枝野鹿而睭 而盱 繩

可結而治飲可抔而樂無蝸角之勝負無雞蟲之得
失鹿豕狃狃魚鳥熙 而何用遜故野意渾在時世
儵忽鑿羲農堯舜氏作佃漁網罟宮居粒食之制差
備居高者垂衣裳而明教化居官者言都俞而談禮
樂居下者事耕鑿而歌康衢機心泯而鷗不驚驕色
鉏而物不駭遜可也不遜亦可也而野意散在都邑
大雅日凋穽覆以錦以勢相軋乃有朋黨之傾以利
相啖乃有金谷之墜以文相妒乃有空梁落燕泥之
誚故士爭息影樹陰漱齒清泉以放浪閑曠爲高以
偃蹇林薄爲幽始有不得不遜者而野意專在山林

野在時世而無用遯葛天無懷是已野在都邑而可
遯可不遯堯舜在上而有巢由是已野在山林而不
容不遯四皓兩龔二唐輩是已景方嘖々然號遯野
且自以爲生何時居何所而鄰若友者何人遯不在
遯其遯在心野不在野其野在道景方歸試卜居楹
不丹楸不刻節枕不山藻礧階石而幕牕紙樽必窪
俎必石器必陶瓦飯必脫粟衣必襤褸被必布而榻
必木又將嬰姍聖賢之鄉夷猶仁義之郊欠伸子史
百氏之淵數逃商韓而宅孔孟逃儀秦而宅顏曾時
捐諸君子於仁智山水間所謂遯野者跬步可至殆

非漁爭隈樵爭席所可躡跡畏壘野人將潛化于庚
桑楚而不自覺景方適然躍曰果若是吾前日捐々
謀徙而遯野者不旣勞乎吾下而帷吾隱而几潛心
黃卷不煩杖屨挈妻孥而幽趣蕭散可掬是非之塵
亦吹不到吾今乃幾於道將營菟裘老焉而向之遯
之野皆非真也吾舍此將安之居亡何其鄰友亦欲
效遯野之類而相要以扣雲扃霧幌者景方麾之曰
吾得所矣子姑去

王景和雪溪記

巽坎交於上而雪以凝坤坎交於下而溪以流宇宙

間一殼清奇之氣演迤融萃乃寓於此朔颿吹沙林
葉盡脫玄雲屯甲粲其六花何所無雪而回睨溪上
萬頃玻瓈宛若銀虹之界乎其中浦嶼縈迴接藍一
碧霜寒水落沙石粼々何村無溪及乘雪過之但見
夾岸瓊瑤水天一色璀璨皓泚矚然玉山之頽乎其
側此則雪與溪相遭迭以所受清奇之氣相映者也
乃有漁翁野叟蓑笠而垂釣乃有樵夫堯子敗履而
印指乃有騷人墨客棹剡水之舟策灞橋之驢乘興
而索吟冷光互射影落江波姣若神人夷猶澤國景
物本清以人乘之其清何如也天不閔其清而寓於

雪地不閔其清而寓於溪人兼天地雙清之氣于雪
于溪長寓逸興玉樓凍合銀海光搖肝肺銅鏤萬象
呈露直將馭巽滕泛天潢與造物遊於汗漫之表而
奚止聞埃壙泮忍所能干吾今且詰景和之雪溪方
之乾坤是身大如椰子許齊楚曹鄩其清又何如也
景和儒也於同庚差為一日長抱梁園之材而不輕試
濯滄浪之纓而不屑污家窶斲々然寓興雪溪問雪
何在闔其四壁未見有隨車綰帶逐馬銀杯也問溪
何地隘其一區未見有霞津銀浪月浦練花也吾將
索之於大塊之野不土之里無何有之鄉了不可得

尚記十數年前景和抱琴館里閑澤吻顰眉作敲推
執曾次玲瓏清冰萬壑啖茅簷之冰筋滌石澗之翠
溜咳唾珠璣字々且不凡皜々乎如掃北臺看馬耳
雙尖周旋坡翁間也混々乎如涉瀟水上訪丹氏故
居從柳々州而辱以愚也飄々乎如霰花鬢鬆揚鞭
側帽侍晦菴南軒諸君子祝融舜溪馬上呵凍筆相
酬唱也籬角無雪曾中未嘗無雪宅傍無溪眼界未
嘗無溪帳下學子誦々數十輩矐乎門外之立喟然
川上之嘆皆隨淺深將卓々然名世有歌於館下者
曰曾冰碓々晶以潔兮支流滌々瀏以咽兮先生素
早春舉陶家故事飲客客竟茗飲方去

安堂記

物亦適所安螳于蛭禽于巢狐兔于穴均也特莖焉
漠焉止也人非莖焉漠焉者也宇宙在身今古在心
位育贊襄在手東西存問炊且不及浙求安也奚自
余隱者也茫焉思焉將求安焉尚不悟法當何所東
平史侯壯年佐宜江郡方當上星辰之履乃以安名

堂侯安乎人情欲安等耳而未易言也聖賢之地位不同義利之界限甚截一以爲樂窩一以爲醜毒一以爲左右逢原一以爲積薪厝火譬諸器吾亦不知孰置而安也余蒿目一世嘗見計利鞭笞勃窣劬勤航溟海輟隴坻聞雞而征戴星而宿至困且躓柰何猝々無須臾安也膏粱紈袴樂閑便靜酌酒癖財因謂之安而金谷之危郿塢之誅景陽辱井之墜燕巢幕而烟燼焚也豪宗甲氏鼎食戟衛家僮至八百世之求而安者彼皆襲而有之頽指意使無不快意且懸薄鑽集柄權怙勢竟不免冰山之摧向焉自以爲

安者皆危境也人生幾何百年過化求其啖蔬啜水夷猶無事難已乃以有限之身窮無涯之欲至不滿千萬世談叻斯人也其鬱々不自休乎其亦有悔乎凡可安而不安非也不可安而溺於安者亦非也可不可未論也其或有終身不得安者又何也且試以侯較余侯歷仕途乘朱轡將爲國措置大事俸給騶哄優游閑雅而余隱居力耕以供伏臘差可俛仰一世安乎非邪而晨牕夜燈如針氈如刺股立程課端踐履求爲聖賢君子之歸猶日夕遑々焉恤々焉幾狂乎韋布士寄身太虛一稊米耳所安何事而豈真

無容身之隙蓋有知止而安如曾子而曾何所知亦有居安資深如孟氏而孟何所居由曾孟而上有安安若放勳而放勳安其何所安傳有之懷與安實敗名或曰安非令德也聖賢之安則與世俗異矣以身觀世俗盱眙草間溫飽卽擬以遼東幼安之志淵明容安之規以身觀聖賢千古在前萬古在後曾孟放勳浩莫窺一斑凡世俗以安爲羨者蓋凜焉日三省而猶未安也身吾身也亦聖賢之身也惡乎安惡乎不安余聞求之六經而得一所世或未知也地廓而平宇靚而深俗愿而樸仁義爲戶牖道德爲膏

梁經史百氏爲几榻凡居其中若倚太山坐平原略無杌隳震撼之恐世閒決性命饕富貴之欲者固未嘗躡足一至或有引而至者亡何厭而弃之余與侯且磨夏且擊撞常恐越其所而身陷於危險之奔身安矣又安其心焉心安矣又安於聖賢焉安於聖賢矣又接一世皆安焉此豈易與世俗言哉余別侯歸舊隱侯仕日顯位日高各勗而勉之更數年還以書問侯曰余安矣侯亦安否侯名某字某

穆如軒記

余爲東平史侯記旣侯將別且言余家居規一軒爲

讀書吟嘯所攝齋右轄史公大書二字華其棣曰穆如子更記之余復曰穆豈易言哉吾嘗竊窺其氣象矣肅而深雍而泊悠而遠瀏乎爽籟之清也溫乎南薰之和也粹乎輕颿之披拂也冷焉濔焉蕭颯焉可暢懷而解愠也於世爲升平於人爲賢淑而於文辭爲典雅也如蟠桃一實河水一清優曇花一現亦甚不類見也嘗試與侯涉獵六經上下今古其見也凡幾鴻濛剖大樸散羲皇以制度鉏其蕪放勛以垂裳助其長迄重華賓四門而穆穆氣象乃一見明良賡歌何穆如之禪讓流而征伐都俞流而誓誥去浩古

已遠尚賴二南德化之所薰陶六典制度之所綱紀馴至宅洛旁作迓衡穆穆氣象又乃一見當時清廟卷阿等詩雖不言穆讀其詩猶想見其世也去之幾何時君臣道虧而巧言作矣父子養衰而蓼莪作矣兄弟朋友之情薄而棠棣伐木作矣顧瞻四方促々靡所騁啼螿悲螿爲怨爲刺騷吾耳怫吾心而劃有撥亂反正之主溫乎作誦之佐逃空谷聞足音固足然喜也而穆穆氣象乃盡見於言語文字間嗟夫六經言穆不及文詞至此乃以形容吉甫之誦其微意蓋可悠然思也宇宙無涯事會無盡穆穆氣象其見

與否乃古今升降之一會吾觀之廊廟焉淵乎其於
穆而不已者其一世之三代乎觀之搢紳焉薰乎其
穆而在位者其一朝之三代乎觀之閭巷焉溫乎
其閨門邕穆而淳古者其一家之三代乎凡此氣象
文詞未論也惡乎使之然惡乎不然也大槩世之盛
也其氣象見運世而不特文詞止世之季也運世不
可見矣得見文詞者斯可已夫以穆之氣象而僅以
文詞索世亦可知也今侯之生世何如也皇明遠逮
何地不穆偃武省徭何人不穆侯生盛世居東魯聖
地且工詩其時和其氣平試坐是閒吟弄風月嘲詠

花草流麗溫雅宛在筆底文辭末技也而亦覘世者
之所寓也杜陵之石壕吏聶夷中之傷田家坡仙之
皇恐灘讀者如入變風變雅淒兮不堪回視吉甫清
風氣象渺如隔世而其時竟何如邪文章與世高下
者也凡哀樂欣戚怨苦無聊之氣象皆遷於其時文
亦隨之非故然也吾所以重爲侯羨也侯春秋富秦
最歸鳥行當坐風日不到處吸噓秦和使穆如氣象
拂拂宇宙閒特接手耳既工其辭又逢其世穆如之
誦豈在吉甫下沉當吉甫時凡伯家父以文辭相後
先而清風之誦吉甫獨專之吾意補袞之功吉甫蓋

與仲山甫等其隱然有裨於世者多矣而誦特其餘也侯勛哉余臥牛下將曝背日望侯矣假設拈筆墨笙鏞王度一鳴治世之音將揖遜於虞周歌誦聞而穆如之誦又特一斑而已穆兮穆兮將運世兮將文辭兮我思吉甫其惟侯兮

牧萊脞語二稟卷四

牧萊脞語二稟卷五

序

茶陵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譚

以則

伯可輯

西巖漁歌序

西巖幽景帶溪奔流露冷月明了無行影枕篷倚棹清響孤嘯劃振滄浪烟水之渺何奇也激謫濠吸變熱姚佚孰唱于孰唱喁何瑰且麗也悒悒乎唳駟駝而鳴鳧鷺也琴琴乎戛岸篁而韻蘆風也冥冥乎鏗湘靈江上之瑟而張洞庭黃帝之咸池也沈乎不可以譜與操徵也邈乎不可以絲與竹按也烟館晴樓

移商換羽吳歛郢曲嘔啞遏雲時足娛吾耳悅吾心
而以季子鍾期善聽者聽之乃指雲山韶濩之音呶
嚶聳聒淒清爽拔宛出鈞天清都九奏萬舞非塵世
可聞抑又何神也乾坤沆瀣之氣烟雲莽蒼之態寄
在山水清絕處吸波淥而濯滄浪漁者有焉鏤肝脾
激骨髓引吭宛轉有自然之籟焉江湖之散人煙波
之釣徒漁邪非邪一時脫文字富貴之氣焰步邯鄲
而效之越俗遠甚吾猶意其不相習也優施學孫叔
敖俯仰談笑皆似而疎髯不類也而汎軼出乎此凡
歌易也而漁難漁易也而真難漁之理任牯也投衛

餌也無躁求無強取勞也而未嘗勞競也而未嘗競
船頭壺酒船尾笳箏舉觴歎乃眼白瞠天不以毫髮
得喪戰乎曾故其樂真二則發乎情永乎聲恊乎均
律朴而不佻雅而不窳雲伯譚氏子夜傍西巖放懷
山水閒亦以漁釣心事寫之不窳不佻幾若逼真雅
歌一編頓挫妥帖隨寓輒詠猶規二然有鳴榔扣舷
之想苔花磯碧水落波寒挂襪襖而卷釣綸時出高
吟爲讀一過尚攬結西巖溪漁真趣

送戴道士歸玉笥序

古無方士神僊別號元夫異士屏執利節嗜欲淡蔬

茹糗遯迹山林與世味澹不相入故獲終其天年與造物爲徒隱君子也廣成隱崆峒許由隱箕山四皓隱商顏暨桃源避世士厥初亦豈飄二學僊侶者曾中有所養不以雞蟲得喪芥惹神全而不傷氣固而不耗童顏雪膚壽或百餘歲火養於無風之室久而不燼也海上燕齊之士逢蠶起言神僊乃一切駕說於辟穀導引誇安期之棗竊金母之桃簧鼓秦漢帝王訪蓬萊禪云亭飛樓謔館延頸鶴蓋竟不一遇仙之爲仙也非較然迥異於人也丹臺石室品籍姓字吾亦不知其何所屬也吾黨士聰明特達馮虛御風神

遊八極者不少傳說何所煉而騎箕尾也仲尼何所餌而君廣桑也殷浩何所修而侍帝宸也魯公何所授而挾風雷也歐公領神清之洞曼卿主芙蓉之城呂誨司南遊之糾又何所吐納而然也謂仙爲儒凡仙未必皆儒也謂儒非仙凡儒亦可爲仙也上如軒轅下如謫仙于湖駕髯龍騎紫麟時亦遊戲人間世皆自然而然不期神而神非若餐太極之隱芝服委羽之黃連掘朱孺子之枸杞背拚若蟬蛻尸解若羽化熊經烏伸煦噓呼吸假力而爲之也世亦有評品及此惟韓文公蘇長公宋景文公深窺大意穀城之

有黃石也衡嶽之有彌明也蜀之有朱挑推也人爭曰此仙也而韓於彌蘇於黃卓然以隱君子目之至朱則列唐隱逸傳山澤臞儒或爲列仙三數公言真足以祛千古之惑余少業儒亦有烟霞泉石想往來祝融數四又欲登廬阜策天台探羅浮神仙窟宅求異人印證前說欲行且止尚記試武林道經蕭峽玉笥諸峯歷二在望間其間有麴屈壘短劉墻若清溪道士研朱點易誠齋翁所謂玉笥隱君子者意或一遇又未及造越三麥戴南高以劉三會高弟來玉笥訪溪上言纒三而不竭色淡淡而不驕急延上座烹

石鼎作茗供隨以前說論戴與余合余且問南高曰子儒也峩雲冠曳月帔將以仙求仙抑以儒求仙且撫玉笥事訊子玉笥號佳山水非向來梅子真隱處乎今之仙壇梅壇也當梅之詆王氏立漢嗣以孔氏子孫紹殷後縷二數千萬言未嘗養鼎中龍虎參肘後刀圭妄意仙境者異時避新室禍弃妻子變姓名往來山中去之數千載或傳以爲仙靈光耿其猶存後有聞風而慕之者若子雲昭明讀書其閒山谷留題其上亦未必不共梅仙攜手遊汗漫而籛浮雲真誥言聖賢忠孝文人才士有隨化而無誠死其果然

邪子歸玉筍起梅仙之靈爲余問之曰余亦誤儒冠者也今老矣凡骨尚難仙或有可以處余者當結廬鄰壇效田游巖慕許由法

送學正牟元通序

錦城牟學正元通經明行脩粉省栢臺剡名上館閣期以不次之擢乃下瞿塘道江陵將謁金臺知余家古文奇書散漫西南坤維類賈客傳白集雜林且抵武昌泝泚泉徑造迂園圖書所將行徵余言元通蜀人也蜀自蠶叢魚鳧以來其文運關於中州者凡三而世或未之窺也非特世未之窺而生於蜀者亦或

未之窺也漢之初文何樸也司馬相如起自成都雄渾傑卓而漢四百年文治乃振以熾唐之初文何蕭也陳拾遺起自梓潼醇厚雅正而後唐三百年文體乃溫以粹宋之初文何儷而萎也三蘇父子起眉山來京師浩蕩淵深而宋三百餘年文氣乃超化而神奇天地閒一氣磅礴出乎震而成乎兌種於春而斂於秋蓋不偶然世言文章與時高下蜀介在西南其所關蓋如此元通之行也吾將以窺世而重爲斯文幸也吾聞以元通出處較之三數翁似又不同相如進身出於狗監揚得意之薦引拾遺召用出於天后

之拔擢獨三蘇抱胸中耿耿出韋布卓然以文穎脫故相如薦非其人其失也汙拾遺任非其主其失也藝三蘇生嘉祐明良之時所薦不相如所擢非拾遺惟歐陽子一見奇之相與推挽終其身光明俊偉超出二公之上若元通之行疑又過蘇一等今之隆平富繁非嘉祐敢睥睨省臺汲引不在歐陽下況元通司教瀘南考上選籍名在第四持此媒一命如執券取償擢以不次宜也世之以次取人可以限庸才不可以待豪傑黃帝之舉風后力牧商周之舉傅巖磻溪非次也吾甚於元通之行蓋將以窺世道者也蜀

之關文運也有數世之開文運也有奇岷峨劍閣之峭拔金馬碧雞之靈異塊漭大虛未嘗暫息干戈戰爭之餘以時攷之宜有當其數者而未知奚所屬也元通第行勿滯諸公要人必有援而上金鑿如孟浩然者吾雖老閒臥紫微峯下將爲世羨爲蜀羨而又爲元通之行也羨

送余山南序

凡觀士達觀所施窮觀所養地位異而規略同也施如蛟螭雨空山川埃壒皆圉洗濯養如虎豹潛山食牛意氣未嘗暫衰世之班荆而語扣角而歌抱膝而

吟身羈樵牧屠釣之微而度外異人一見奇之至詫
爲鳳雛表爲璠璵獎爲明堂梁棟非假著祭之下也
蓋窺其所養耿耿不可屈稜二不可犯汪汪不可索
平生所到器業遠大已定於此而吾觀今之世善養
者何寥闊也生長東南切聞匡廬天地之奇兀揚瀾
左里之齋沅鹿洞山房之文雅古今奇士往往穎脫
其間甚欲騎長房杖意行歷覽物色其人或可得有
踵門而過余者詢之乃南康余山南也妙齡而機穎
論欲而偉卓深於學問工於文墨雜精於俞跗季主
之奧蓋通人也而吾閒窺其曾中之所養氣象精采

真若劔光牛斗之墟蟬蛻塵囂之外有非富貴所能
驕而羈者故於交遊合則進不合則退非若織夫婁
人瑣二勃宰辭東家而西家待贖窮斯養達斯施者
也豈易量哉世言伊呂事業或定於畎畝其非由觀
之也邪斯人也真廬阜之奇者也吾固竊觀子矣浮
熊湘過漢沔將之建業遍叅臺省諸名勝亦必有觀
而奇之者吾亦臥牛下揩日以觀子

送劉中夫教柳州序

桂嶺以西諸郡號遠徼獨柳江地靈民秀較廣韶相
甲乙明而麗則爲仙奕四蛇之峯淵而神則爲雷塘

龍江之流孕而毓則爲針魚蕉荔之珍其鍾爲人也
茲誦士至三百自甘翔而下登奉常第者不乏而壯
之受官中都類嗜二曰遠友人劉中夫儒官二十載
脫選中書堂青衫手版司教柳岸將行平生吟友祖
帳南關之驛間亦有爲遠饒舌余咤曰地無遠近惟
視吾道二無遠近惟視吾教聖賢君子之用心其循
道也未嘗孤而立其行道也未嘗狃而陋地彌遠者
教彌周教彌周者道彌廣洙泗之濱鄒嶧之墟歷六
七聖人禮義之所濡染仁義之所鑪錘習之也稔諳
之也孰道之行也易未奇也要荒之墟重譯者流優

柔潛化使與中州無異似有神人鑿習之造吾今乃
奇之聖門高第七十二多齊魯近郊春秋之作狄吳
狄楚狄秦甚矣而言偃自吳至公孫子石任不齊自
楚至秦祖壤駟赤自秦至亦有不胥之教未嘗以狄
且遠者外之也況孔子之齊之衛之陳歷聘列國至
於之楚則以子西忌而不用之趙則以殺鳴犢而不
前甚非孔子之素心也烏輪之升也蟾魄之照也冰
天鬼域之遠與中土同一色皇明之所燭正朔之所
被白柳以西南數萬里而遙如在几席今之彈丸黑
子如柳者正隸中州亦未爲遠也孔聖之道惟未及

行於遠裔也。世有至人，乃捷起而乘之，有以清虛之教行流沙者，有以清淨之學行乾竺者，其道雖與吾儒異，大約教人避惡遷善，向若使孔氏之道早明，斯地吾意其人亦未必遽謹然從之也。柳又豈遠乎哉？柳自子厚陶成以來，今四百餘年矣。加之王初寮、李材叔諸君子接踵相繼，人物彬彬，二將爲齊變魯，二變道之會。子厚之開其初也，似難；中夫之成其後也，似易。中夫吾再世筆硯友也，芹泮生香，教不以遠而略，道不以遠而異，神相接而心相思，地雖遠猶近也。於其行序以勉之。

贈譚明山序

言山者明於山，山之塊然在大塊間，高高下下，不可以形而詰也。奇奇怪怪，不可以狀而盡也。坳者凸者，欹者斜者，尖者坡陀者，玲瓏者昂焉，爲人蟠焉，爲獸翔焉，爲禽秀焉，官而怪焉，鬼各因其象而索其血脉，融貫之處，六合之外，窈冥緬邈，吾不得而明也。吾環六合之內，具正法眼，眇視遐觀，天一生而地六成坎，北主而南賓，繇須彌出崑閬，涉太行以大華爲對，待以衡嵩爲潮，應黃河之潮，居其一，長淮之潮，居其次，大江起岷峨，匯湘浙洋，二悠，二爲遠大之潮，皆自

西流東瀦為海而不洩以故生乎其間為聖賢為仙
釋為將相士庶為寶藏貨殖之府大者祖小者宗前
者引後者從東南多仁柔西北多剛毅數千年宇宙
賴此撐拓而無恐是乃山一大統緒脉絡而世亦有
當其會者譚君叔明有先世陰陽之書而又參於江
湖之士竹菴使君乃書明山二字以號之行將究竟
羣山三昧且俾序其端吾且問叔明會之心證之師
亦嘗明及此否吾讀書暇亦閒讀陰陽書謾無語及
此子若以吾說求諸陰陽之書則書所不載若傍求
諸天地之形勢則書又有所不能盡善明山者山為

吾所使不善明山者吾為山所使世之抗談山水者
必挈二然曰地理曰地理二何在凡此蓋理之所寓
者也吾試與子近登祝融俯瞰西北天低鷲沒青翠
一髮下觀人間世平家培塿千起萬伏山之為山首
尾襟帶彷彿略見一二若拘二按曾揚書略大勢問
小節執一藤一蔓小小融結認賓主合音徵指潮迎
恣談吉凶禍福非但所見狹陋不足窺山勢大槩而
星盤針石所定其術特淺且近者之流叔明宦裔可
與言理叔明欲明山吾首勸叔明明山之理二明山
亦明已試歸語竹菴如以吾言為然則當書之卷端

以諗世之陰陽家言山者

征瓜哇錄序

國家以大威德籠括海宇錄耳雕題之邦辭殿閣頰
頽朔庭駁奔臣僕最爾瓜哇隔西南海昧天命所屬
怒螳臂當車轍壓以萬鈞碎爲微塵無怪也古今荒
裔自開闢迄今何限四夷之賓氏羌之享越裳之重
譯而朝皆以天意所在不敢違越若跳躑狡兔之穴
恣睢培蛙之井迨至天戈所臨戮鯨鯢築京觀犁其
庭而焚其巢俾居者困於供億行者死於鏃刃膏草
莽而艷野燐甚非生靈之福也汴梁文公華甫擐甲

冒躬總戎役跋履良苦於征瓜哇事諳習甚富纂錄
始末作爲一編及佐耒郡耿介有政聲過吾廬出示
是編因取版行此本流傳風聞絕域庶爲不知天命
者之戒

萱壽錄序

愛親莫重於愛其身身者何吾親血氣所寓也如養
嬰兒如護處子如彭祖擁衛觀井非較然自視釣金
也而吾情則有在矣世有先意承志下氣怡聲竭滫
瀡供菽水至負米千里外又甚者完其四肢若樂正
子下堂懼傷其足曾子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果若

是奉軀體行宇宙當高飛霄立不踐人間世昔班史
盛誇益州二牧過邛郫九折阪王陽則以奉先人遺
體不肯乘險曰孝王尊則以王事叱馭驅去曰忠以
今觀二子均未盡也士生世少免父母之懷長則辭
親遊四方委質奉公驅馳惟謹理財也必廉處事也
必勤摘奸扞邊圉也必剛以武不辱其身不危其親
異時衣綉榮鄉升堂上大夫人千歲壽忠存孝亦存
其中已安在護爪甲不出閨闈沾二效兒女曹眷戀
之爲愛吾因是知同知李侯足以兼二牧也侯始壯
宦燕雲及長涉江南歷七任居官三十五載今乃分

佐湘之茶陵奉母娛侍年八十一廉以持身勤以處
事剛且武以摘姦翫玉鍛而不燼錦製而不傷政聲
藉二在人耳且與余同味喜談論時躍馬式廬語余
曰吾非無意私囊橐距家五千餘里恐癡不了事貽
大夫人感以故朝莫兢二自愛其身甚愛其親今年
夏侯母愆攝調扇枕躬湯藥衣不解帶亟籲天立瘥
耳聰目明健飯如初九月望後三日侯母大夫人誕
日也侯復籲天請命乞減年益母邑士友作爲歌詩
且讚且祝余生世遲侯歲四辜負承顏三紀踰一而
侯年五十八慈母鶴髮受養可錫類如潁封人余因

侯有感且重為侯羨也余羨侯不但年壽知侯自重其身以及其親且為美教化風俗之一助吾邦豈無有如晉鄙重而善者尊陽二子亦將聞風起敬余故敘其事欣然為世之愛親者道侯名允中字公權高唐人子姪曰杞曰蒲皆賢且淑由母紀氏早相其夫以訓其子若孫蓋以清白傳家云

塞芳集序

穹壤閒何所無芳楚為盛詩十六國風衆芳叅錯不及楚而椒糝之懷蘭蕙之佩芙蓉之蘖賴靈均翁起剛後攬擷自媚幽香孤潔介騷經杲杲行世而楚芳

遂甲天下芳者何精英之氣所萃者也曦娥之所烘郁雨露之所被濯幾世幾年騷人墨客襲而塞之取為已有靈運塞之而為池塘春草少陵塞之而為柳春萱雪柳州塞之而為青松膏露掇取衆芳膏潤筆尖芳得詩而名詩得芳而清相參相入渾乎如羚羊角無罅迹可尋朱兄月泓亦楚崇陽人也壯好遊興寄所到春容大篇其氣渾以雄其句超以卓翛然神詣別具一種豪爽至太初一賦峻發踔礪浩蕩奇傑盡漱六義之芳潤聞樹其集曰塞芳月泓其今之靈均乎楚之芳未嘗歇也千古在前靈均塞而有之萬

古在後月泓寒而有之蕙風蘭露荷雨菊秋湛二霏霏
霏皜然塵表朗讀高吟亦不辨詩之爲芳而芳之爲
詩回盼衆芳津二德色

顏仲奎擊缶集序

樂二也音何沿而生也缶亦樂也樂出虛蒸成函吾
揆厥初賁桴土鼓音未定也虞韶既作土焉埴石焉
磬木焉祝敵比竹焉簫篪匏革焉篳鼓爲宮爲商爲
徵羽角吾亦不知何爲而然也凡樂有器二有聲二
有字律由是起譜由是協康衢之擊壤易水之擊筑
壤筑非韶具也而聞壤者其志和以平聞筑者其志慨

以愴皆自然而然有天趣而人不知也充壤與筑類
而求之甯戚之扣角荀勗之聞鐸單于之鳴笳散仙
也而奏雲璈牧童也而吹禾笛抑揚高下可操可腔
似有均節行乎其間而世未必盡知也況乎缶缶陶
器也冶家子範土鍛火埴埴而成非有意於爲樂也
器成而聲隨之秦人乃扣之而歌烏二何奇也顏氏
子仲奎得歌詩三昧題其集亦曰擊缶幾秦乎非邪
吾愛之進之樂聽之甚於缶也吾聞洗箏笛耳以南
郭子綦聽天籟者聽之小擊珥二脩乎環珮之丁東
也大擊珥二若乎響石之嘹亮也重而濁者朴乎擅

版之彭魄也輕而清者鏘乎金鐵之璵璠也協之以律統之以譜未必不可備韶之一而惜世之未能盡知也仲奎以詩鳴抑又有知之否邪仲奎鄉先達潛心之裔也少苦學工詩文氣格疊二逼人鞭辟精到當坐餘子百尺樓下世豈無具子綦之耳者乎仲奎勿以人知不知介乎習日勉焉缶音清雅或取以備韶未可知也

萬氏詩社序

益都萬繼先侍父來牧吾邦嗜學好工詩擇郡邑能詩者交之結為一社每月朔望必會二或命題或分

韻更迭為盟主談論推敲酒數行乃罷月以為常且徵余序其約余居鄉去城半舍而遙欲效淵明招入社似難雖然此古意也可無語古者里社必立右師朝則聚里門各以時就農業既已復聚其中講學善者勸惡者懲以故非心無由而生當其相聚各欲相觀而善非有意於風雲月露之作聲韻剽竊之文也而康衢之謠擊壤之歌三百篇之作兒童閨闈單言片語傳誦人間世有後世槁項軋吻作候蟲聲所不能道詩者何學而已昌黎詩多文選語東坡詩多禪語魯直詩多蒙莊晉語杜少陵讀萬卷書行萬里世

號詩史曾中所學汪洋鬱積隨其興觀自然流麗諸君子羅置社中英茂傑特下帷講讀月異而歲不同當隨所得更相琢磨而豈但詩若第乍聚乍散如踏雪鴻正復何益仍爲盟曰爾無我妒我無爾欺慝也吾規淑也吾師其務習於是而去其非既盟之後日鍛月鍊五言可長城三體可家法盤空硬語安帖排冪卓犖稱雄詩壇閒安知不由社中出

送李山長任撫州臨汝序

外弟李仲恕三筮仕皆長西江書舍初山房次鷺洲今游調臨汝吾肺附也奚以私譽異時客繇西江道

湘纒二談仲恕攜琴敷歷教有方養有序行有規繩日領館下鼓篋踵堂士筵鐘擊撞剡抉疑難羣口而開其聾或有挑達碎廩食器者按學規申攸司屏厥籍士乃循矩律精講誦日課月試氣習昏然丕格將之臨汝吾知其行必有迎境上而千里相從者人惟行足信於人也而後可以爲人範信於家者範一家信於鄉者範一鄉信於天下國家者範天下國家廉可信於人也人必知其居官不貪而範其廉忠可信於人也人必知其報國不悖而範其忠義可信於人也人必知其處交遊待僚屬不諂不妒而範其義

猶之著蔡塊然物也能前知能決疑信之非一日故人尊如神明護如章璽而不敢狎且玩孔子大聖人也從遊三年曾最居多齊次之陳衛宋杞又次之若秦若楚若吳僅一二非聖道行於近而不可遠也近者跡親而信之也有素遠者跡疎而信之也無由勢也至於孟軻又甚矣轍環天下歷聘列國知其道而從遊者公孫丑萬章樂正克充虞徐辟咸立蒙不滿二十人止嗟夫孟氏亞聖雖曰下吾夫子一等而師之者何其多少懸絕如此吾固疑孟氏無授業之定所而信之之日淺也天下士行難而取信也尤難取

信難而取範於人也尤難蜀之日越之雪犬信二而吠之大鳴則大怪小鳴則小怪均是人也而欲其磬折北面俯伏吾前求以淪其昏而滌其愚決非創然能之其施也有定其孚也有素故起敬起慕不在他人後韓昌黎犯笑侮而為師子厚環顧其中而不敢為衆師其自揆取信於人與否何如也吾於仲恕臨汝之行而信其疇昔教養之素可以為人範也且余聞之傳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又云三折肱為良醫師猶醫也仲恕三仕皆西江知其良也久四方學子虛心求發藥者於次亦為三而況臨汝仲恕行矣當

勗所以爲範者余亦嗣誦之西來客

送容安兄分教鄞邑序

余兄容安奉檄長鄞學淑諸生將行瀝杯醪祖道左
回念疇昔師同門學同牕容安苦抄讀同几硯勤十
倍余祕不浪試余老矣倦宦游方將卜舍西園做湖
海舊規結廬市田遴聘海內名師以淑里之賢子弟
日課習期爲天下國家用而余兄乃載道之鄞或諄
曰鄞岳邑也其山川艱以阻其風氣悍以鷲其廩稍
劣以卑教者難之嗟若此子果以鄞觀鄞乎鄞之邦
吾之邦也初茶陵割遠都十有一創鄞昉嘉定四年

始未百載鄞父兄子弟每北向望雲山青翠一髮必
舉首加額曰父母國也吾邦人往來賈鬻道鄞至款
焉昵昵相勞苦曰吾昔里若鄰也吾邦士分鄞毘席
繫馬堂階蹄尾相銜年長以倍則曰吾伯叔父若師
也年相等曰吾兄弟若友也蓋一家者然也以鄞觀
鄞似在桂海鬼區不無以秦越肥瘠視其心以吾邦
觀鄞則淑也慙也哲也愚也不大相異也且鄞之險
僻比閩蜀何似三代而上閩蜀無可稱之士漢唐而
下才學多閩蜀之人何嗇於前而豐於後也文翁常
哀之造於是深矣厲之人夜半生子舉火而視之惟

恐其似已也鄙獨無有愛其子者乎兄過炎陵回望
家山距五舍有咫以友吾邦學子者友之相與談道
德習禮樂冠蓋士將彬彬如蝟毛起鄙之謠曰蜀邪
翁邪閩邪袞邪邠者容安邪容安兄於是不負所
學余嗣當從凡一一問英才

牧萊脞語二稟卷五